

能不能给我讲一段很甜很甜的爱情故事?

我看帅哥看得太入迷，没想到进电梯时，我短裙一角被夹电梯门夹中。

帅哥好心帮忙揪住我的裙角，硬生生将它从门缝里扯了出来。

然后，他特么把我裙子扯掉了！！

然后，我们的孽缘就开始了。

01.

我跟渣男分手后就搬了新小区，换个环境开启一个人住的新生活。

但作为游戏公司的原画师，我每天早出晚归，忙的像条狗。

那天照例加班到十一点。

在小区单元楼里等电梯时，我前面站着一个很高的男生。

光看背影，就知道是个帅哥。

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

有个词最近很流行，氛围感。对，这位小哥的背影，就处处透露出氛围感帅哥的气质。

但我只是偷瞄了几眼，没放在心上。

毕竟加班到这个点，除了彭于晏，没有人能复活我挫骨扬灰的少女心。

电梯来了，帅哥先上。

他转过身的刹那，我觉得自己上上一行说的是屁话。

这小哥也太太太帅了吧！

集优秀的五官和氛围感于一身，要不是出现在我们这个「老破小」居民楼，我会怀疑他是哪家公司在逃练习生。

关键是，个子高。

天知道，我对个子高的男生没有抵抗力！

我不小心看呆了，脚步下意识放慢。

小帅哥看着我，张嘴说：「小心——」

小心……肝？

妈耶，用不用这么快？

他声音也太好听了，低沉悦耳，分分钟让耳朵怀孕的那种！

实不相瞒，我连以后我们的孩子上哪所小学都想好了。

就在这个走神间，电梯门合上，我感觉到了一丝丝不对劲。

帅哥目光向下，看的是我的……屁股。

没错，就是我那穿着短裙的性感翘臀。

此刻，短裙一角掀起，被夹在了电梯门中。

我脑子当场就懵了。

电梯已经开始缓慢上行。

「危险！」

帅哥迅速冲了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裙角，硬生生将它从门缝里扯了出来。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但是，这兄弟，手劲未免也太大了啊啊啊……

他特么把我裙子扯掉了！！

我穿在里面的碎花蕾丝打底裤，就这么毫无保留地暴露了啊！！

帅哥明显也石化了。

不知道是因为扯掉了女生的裙子，还是因为没见过这么土的打底裤：)

他耳朵尖红得滴血，慌忙松了手。

他似乎解释了什么，支支吾吾，还道了歉。

我尴尬得要死，根本无心去听，赶紧将裙子提上来。

很快，电梯门开了。

小帅哥脚步凌乱地「逃」了出去。

我看了眼电子屏。

5 楼。

嗯，就在我家楼下。

老天保佑。

如果我提前知道今天会有这么一遭，我发誓，我一定——

换一条好看点的打底裤。

02.

那是我跟陈树的第一次见面。

窘迫得我连续好几天都只走楼梯，不敢乘电梯。

万万没想到，孽缘没完。

小区旁有一家全国驰名连锁、人人皆知的餐饮店，我是他们家尊贵的 VVIP 用户。

没错，店名叫「沙县小吃」。

我经常自己过去，点一份炒米线，加个鸡腿。

这天也是一样。

我一边吃饭，一边看剧，为别人的绝美爱情流泪。

嗑得最上头的时候，两个熟悉的身影在窗前一晃。

紧接着，就看到了此生我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

我的渣前任和小三。

那一瞬间，我脑袋里闪现的不是报复，而是我分手后吹下的牛逼。

——「实不相瞒，我现在工资翻番，天天带着小奶狗出入高端场所，吃香喝辣，米其林都腻了。」

而现在，我穿着大 T 恤，蓬头垢面，十分打脸。

前任站在外头，透过玻璃窗，诧异地看着我。

就是这一瞬间，尊严战胜了恐惧。

我聪明的小脑瓜灵光一闪，飞快拉住旁边一位年轻帅哥的胳膊，甜甜地叫了声：

「亲爱的！」

帅哥浑身一僵，缓缓扭过头。

嚯，是你啊。

那个电梯上扒我裙子的混蛋。

您怎么一副宁死不屈的神情？

有这么亏吗您？？

03.

说起来，知道张建出轨于佳的时候，我崩溃了好一段时间。

哦，忘记说了，张建就是我的渣男前任，于佳就是那个小三。

那时候，我还在一家辅导机构带成人美术，于佳是我的学生之一。

小姑娘长得清纯，人畜无害，每次课后都来问我问题，一来二去就熟了。

我知道她是本地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正面临踏上社会的茫然。

她叫我一声姐姐，我便傻不拉几地真把她当妹妹。

张建当时在一家私企担任经理，我们恋爱多年，准备结婚了。

每次下课，张建都会到学校门口来接我。

于佳见到他，都会甜甜地叫一声：「姐夫。」

我见张建不反感，就时常邀请于佳来家里吃饭。

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大傻 X。

后来，我无意看到于佳给张建发的微信。

尽管是个小号，我还是通过头像上的剪影认出了她。

她说：老公，我好想你哦~你什么时候跟她分手呀？

而张建，则亲昵地叫她宝贝。

我如五雷轰顶，很久都浑浑噩噩。

提出分手后，张建试图挽留，说自己只是犯了个男人都会犯错的，我若不原谅，就是不够大度。

我给了他一耳光子，让他滚。

我潇洒退出了，成全这对狗男女。

但我实在想不通，那么多年的感情，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熬过失恋最难熬的时期，我才逐渐想通。

于佳以前跟我倾诉过，她在学校里有个白月光男神，是个校草，她努力追了四年，可到头来，校草连她名字都记不清。

当初正是因为这番话，激起了我的怜悯。

谁能想到，追不到白月光，于佳转脸就给自己找了个饭票。

是的，对开始踏入社会，又不太想努力的于佳来说，奋斗过几年的张建绝对是个值得依赖的男人。

前提是那个据说长得又帅成绩又好家里又有钱的校草不 care 她。

而外表年轻单纯的于佳，却刚好是张建的理想型。

想当初，我在辅导机构任教，就是因为张建说，他觉得女教师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够单纯。

我那时候真傻，明明有梦想，却为了一个狗男人委屈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要是在今天，我会对张建说：这么喜欢，不如你自己去当女教师吧，我众筹给你变性。

分手后，我离开辅导机构，进入自己一直向往的游戏公司。

虽然辛苦，但我的内心充实且快乐。

没想到啊，时隔半年，我又见到了这对狗男女。

我心中迸发出强烈的好胜心，扯着楼下邻居的手腕不放。

当然前提是，我注意到他是一个人来的。

我把那个还没吃的鸡腿夹到他碗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我口型说：救我！

帅邻居接收到我的信号，神情动摇了一下下。

此时，狗男女已经走进沙县小吃，过来跟我打招呼。

「郁郁，好巧啊。」

张建在叫我。

我没理他。

于佳的眼神却定格我「男朋友」身上。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俩：「陈树？」

我愣了。

陈树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哦，想起来了！

于佳那个追了四年没追到的白月光校草！

04.

场面一度非常好笑。

张建问：「郁郁，这是你男朋友？」

我昂首挺胸，骄傲地说了声「是啊！」

于佳也问：「陈树，她是你女朋友？」

小帅哥纠结地看了我一眼。

我偷捏他掌心，暗示他帮忙。

小帅哥只好点头：「是。」

于佳又问：「你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关你什么事？」我抢答道，「于佳，你不是吧？抢了我一个男朋友，还要再抢一个？」

话音刚落，我感觉到陈树看了我一眼。

于佳脸色有些难堪。

张建察觉不对，问：「佳佳，这位帅哥是你朋友？」

「对。」

「是同学。」陈树突然纠正，「你好像叫……李佳，对吧？」

气氛一下子更冷了。

看得出来，于佳难堪得快哭了。

我心中无比畅快，原来这种感觉这么爽啊！

陈树又问我：「他是你前男友？」

「嗯。」

陈树看看张建，又看看于佳，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突然拿起筷子，戳着碗里一颗卤蛋，放到我面前。

「多吃一点，你最近都瘦了，抱起来手感都不好了。」

他垂着眼睛，半长不长的刘海遮在睫毛上，语气有点温柔。

我傻了半天。

但是我心脏跳得厉害。

于佳嫉妒得眼神都在喷火。

她大概从未见过白月光这么温柔的时候吧？

我得意洋洋地吃掉卤蛋。

于佳充满敌意地问：「姐姐，你不是说分手后工资翻番，出入的都是高档场所吗？」

我指着陈树：「没办法，我男朋友要来，我陪他，还有，你不配叫我姐姐。」

于佳恼了：「我不配？那谁配？」

我还是指着陈树：「他啊。」

05.

陈树最终逃过一劫，不用叫我姐姐。

张建接了个电话，立刻拉着于佳走了。

没多久，我也离开。

本来想请陈树吃个饭，好好感谢一下，但我晚上有个加班，来不及了。

后来才反应过来，我忘记加他微信了。

就我这个上班作息，下次见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希望那根大鸡腿可以好好地替我传达谢意。

但我没想到，再次见面来得那样快。

那是一个本该风平浪静的晚上。

我跟闺蜜语音扯淡，说起撞见渣男贱女的事。

闺蜜喷了喷，说：「那张建真的狗，当初背叛你，还造你的谣言……」

我打断闺蜜：「什么造谣？我怎么不知道？」

闺蜜这才反应过来，说漏嘴了。

她含糊了半天，在我的质问下，才说：「你们分手后，好多同学去问建狗，他死要面子，说是你对不起他……唉，你当时沉浸在悲痛中，我怕太打击你，就没忍心告诉你。」

我怒火「噌」地一下冒了上来。

死渣男劈腿在先，怎么有脸说我？

我气得狂飙国骂，在阳台上来回走。

如果杀气能具象化，风估计早就化成刀子，把张建和于佳戳成筛子了。

我正在气头上，并未注意手边有东西落下。

这通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

等我挂了电话，回到屋里，才看到微信上有一个好友申请。

「五楼，陈树。」

显示从小区群里添加。

我立马通过，热情地发了一堆打招呼的表情包。

陈树却一如既往地高冷。

他传了张照片过来，一条粉红色的蜡笔小新内裤。

「是你的吗？」他问。

我抬起头，发现阳台衣架已经空空如也。

我脑子死机了。

很显然。

这条奇丑无比的内裤，掉下去了，还偏偏落在了陈树家。

太丢脸了！

要不……就假装没看见吧？

但这样，内裤就会一直留在他那儿……

垂死挣扎后，我鼓起勇气回复：「不好意思，是我的，刚才打电话没注意到！这也太不巧了吧哈哈……」

陈树说：「嗯，是挺不巧的。」

「刚好掉在我头上。」

我：「……」

我发誓。

我将用一辈子来治愈这一瞬间。

06.

六楼到五楼。

电梯只用半分钟，我却仿佛度过了小半生。

为了拿回内裤，我脸都不要了。

我刚才就应该霸气地说：姐姐送你了。

但我说不出口。

听上去像个死变态。

我在陈树家门口徘徊很久，做贼一样心虚。

一会敲门说什么？

「你好，陈同学，我来拿我的内裤。」

「好巧啊，怎么正好落在你家了呢哈哈哈哈！」

……无论哪一种，都无法缓解此刻的尴尬。

就在我摇摆不定的时候，陈树「唰」的一下，从里边把门拉开。

四目相对。

我只好硬着头皮：「邻居你好。」

陈树直接让开一条道：「进来吧。」

「啊？还要进屋？」

「不然……我拿给你？」

「别别别，我进去。」

什么都好说，只要他别碰我的内裤！

陈树家的格局跟我家是一样的。

他一个人住，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

他指着沙发：「在那儿。」

噢！我的蜡笔小新！

我赶紧跑过去，把内裤揣进兜里，深呼吸，告诉自己冷静冷静，不能在弟弟面前丢面子。

「谢谢，那我回去了。」

「嗯。」

陈树重新坐回电脑前，他在看动画片。

我扫了眼屏幕，随口问：「你在看什么？」

陈树：「《蜡笔小新》。」

我：.....

07.

我一秒都不想多待，忙不迭离开陈树家。

回到六楼，我松了口气。

可正当我准备开门时，发现忘带钥匙了。

出门时太窘迫，现在身上除了手机和一条内裤，什么都没有。

我给房东发微信，可房东说她去旅游了，直接给我甩来开锁师傅的电话。

我约了开锁师傅上门。

然后我就像摩尔庄园里腿脚不便的红鼻子鼹鼠一般，在家门口游离、徘徊。

当我双目失神徘徊到第十圈时，电梯叮了一声。

我以为开锁师傅来了，激动地扭头，却看到了陈树。

他手里提着一个大西瓜。

「你怎么没回家？」

「我忘带钥匙了，在等开锁师傅。」

「就这样等？」

「不然？」

「怎么不去我家坐坐？」

我心道，去你家干嘛？排排坐看《蜡笔小新》吗？

陈树晃了晃手里的瓜：「西瓜买多了，刚才忘记让你带走了。」

「所以……你是专程给我送上来的？」

「嗯。」

我有一点感动，我最喜欢吃西瓜了。

陈树按着电梯示意我：「走吧，师傅来了我们再上来。」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们」。

08.

我最终还是去陈树家吃瓜了。

他关掉《蜡笔小新》，随便找了一期综艺。

我们两人就各自抱着半拉瓜，看得不亦乐乎。

跟陈树边吃边聊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小伙子平时只是看着话不多，实则是个闷骚，挺有梗的。

综艺过半，我手机狂震。

看了眼来电提示，我如临大敌！

是家里太后发来视频通话！

早不发晚不发，怎么偏偏这时候发？？

我家太后独断专制，要是拒绝通话，她立刻能联想到我的孙子辈去。

我是万万不敢点那个红色按钮的。

我躲到一边，接通视频。

果然，太后上来就问：「怎么这么久才接？你干嘛了？」

我说：「我在朋友家玩呢！」

太后：「噢，我就说你身后的窗帘眼生。」

我干笑：「没啥事儿的话，我回去给你发？」

「行……哎，等等，你在朋友家怎么穿着睡衣？」

「啊？我在闺蜜家呢！今晚不准备回去了！」

「你刚刚还说回去给我发，现在又说不回去。」

「……」

太后不愧是太后，总能精准地找到我的逻辑漏洞。

正当我头脑风暴时，陈树忽然端着水杯从我身后一闪而过。

太后睁大眼睛，倒吸一口气：「郁郁！怎么有男的？！」

「有什么？咦，卡了？妈，先不跟你说了，朋友家信号不好，挂了哈~」

我掐了视频，立刻去找陈树理论。

「你干嘛非要从镜头前晃过去！」

陈树一脸无辜：「我就想接杯水……离那么远，我以为拍不到呢。」

「都被我妈妈看到了呀！」

「你解释一下不就好了。」

「怎么解释？你说得怪轻松……」我垂头丧气，「自从我被前任劈腿后，我妈就一直很担心我，怕我走不出来，她今天看到你，一定会把你当成救星。」

「救星？」

「嗯，因为我之前跟她说，不想再谈恋爱了，这辈子与男人不共戴天。」

陈树没说话。

他喝了口水，头扬起来，露出非常好看的脖颈线与喉结。

然后，他放下水杯，懒洋洋地说：「那就别解释了。」

09.

开锁师傅电话来了，我赶紧上楼。

陈树拿上钥匙，要跟我一起去。

我拒绝，这么点小事，哪用得着别人帮忙？

但陈树说：「我如果不去，你就是独居女性，会有危险。」

我怔了一下。

他比我小了几岁，可心思这么细腻。

陈树走在我前面，以我对象的身份自居，招呼开锁师傅。

我几乎只用站在后面看着就行。

我目光一直定格在陈树身上。

第一次发觉，有的男人趿拉着拖鞋也那么好看，女娲过分了。

开锁师傅很快就帮我把门锁弄好。

临走前，他跟我比起大拇指：「小姑娘，你男朋友真帅。」

他说这话的时候，对门邻居刚好回家。

邻居是一对老年夫妻，平时就爱跳广场舞和八卦，人很和善，疫情封城时，还给我送过吃的。

听到「男朋友」三个字，他们立刻向陈树看过来。

然后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窘迫得不行，刚想解释一下，陈树就走了过来。

他仿佛没注意到邻居的审视似的，说：「我下去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可我没你电话。」

苍天有眼，我这绝不是索要号码的意思！

可陈树笑了一下，从后面极轻地拍了拍我后脑勺，说：「我微信发你。」

折腾这么久，我终于回到自己家。

微信已经被太后的消息挤爆了。

太后一直在问我那个男孩到底是谁，我是不是谈恋爱了，我在躲闪什么？

是啊，我在躲闪什么？

明明刚才可以大方地解释，实话实说。

可我为什么会下意识扯谎？

难道我对陈树怀有非分之想？

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告诉自己不可能的，他比我小好几岁呀！

我重新给太后发了视频，跟她如实解释清楚。

太后从一脸激动，变成失落。

果然，她还以为我走出阴影，正常地谈恋爱了。

但是很抱歉，我又让她失望了。

太后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小伙子还不错，挺帅的。」

我问：「你看清他的脸了吗就说帅？」

太后：「凭借我比你多吃几十年盐的直觉！」

「……服气，您永远是大佬。」

「郁郁，你喜欢他吗？」

「当然不，我们只是邻居。」我故作镇定地说。

太后叹了口气：「那好吧，我有个大学同学的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改天你去见见吧。本来以为你喜欢那个邻居，就不用见了……」

「相亲？我不去！」

不管太后怎么说，我死活不肯相亲，最后又是匆忙挂了电话。

瞄一眼微信，闺蜜刚给我发消息：「快看群！」

她指的是我们大学同学群。

这个群几百年没人说一次话，今晚异常地活跃。

有人刚刚艾特我。

我一翻，原来是张建，他跟于佳要订婚了，正在群里发请柬。

订婚？订婚好啊。

想当初我们也要订婚了，我怀着十二万分的热情看了婚纱，选了婚纱照影楼，认真规划我们的未来。

最后一个都没用上。

真讽刺。

张建还在群里专门艾特我。

「郁郁，由衷希望你能来参加。」

分手后，我就拉黑了他的微信和电话，他找我，只能通过群聊或者别的朋友。

张建艾特我之后，群里突然安静了，大家都在吃瓜看戏。

我回了一个笑咪咪的表情，说：「这次我就不去了，下次吧，下次我一定去哦。」

我，专业夺笋三十年，大熊猫见了我跑得比博尔特还快。

谁知道，这边刚拒绝完，陈树忽然给我甩来一张聊天截图。

于佳也邀请他去参加订婚仪式了。

于佳还说，张建邀请了郁郁，你俩干脆一起来吧。

陈树直男可能看不出来，但我明白，于佳并不是真心邀请。

她只是在试探我们俩到底是不是真情侣。

就在我准备拒绝的时候，陈树的消息弹出来。

「走吧，一起去。」

10.

我拒绝了陈树一起去的提议，因为我不想见到那对渣男贱女。

可跟闺蜜煲电话粥时，她却固执地劝我去看看。

她说郁郁，你总是要走出去的不是吗？这是你摆脱阴影的好机会。

我说我实在没办法笑着给他们送上祝福。

闺蜜说：「你又不是一个人去，你楼下的小帅哥跟你一起啊！这么难能可贵的机会，不抓住还是人？」

「竟然有一丝丝道理。」

「所以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小奶狗不香吗？他都主动邀请你了，就算是为了奶狗那张脸，爬也要爬过去！！」

我：……

「害，」闺蜜恨铁不成钢，拔高音量，「要是我，不仅去，当天晚上还要把小奶狗骗到家里来！什么？污？我才不污！我只是单纯地好奇奶狗腹肌的手感咳咳。」

许是闺蜜亢奋的声音感染了我，我开始犹豫了。

那些乱七八糟的意见抛开不谈，我若不去订婚仪式，张建和于佳说不定会以为我放不下呢。

笑话。

姑奶奶偏要大摇大摆地祝你们这对贱人百年好合。

想通后，我神清气爽，准备出去丢个垃圾。

门一拉开，陈树就站在一米之外，吓了我一跳。

他手里还提着一个大西瓜。

「你干什么？这么鬼鬼祟祟。」

他说：「我刚上来，给你送瓜。」

「又送瓜……」话说一半，我突然想起刚才闺蜜那通电话。

我外放的，她声音特大，那些虎狼之词不知陈树听到了多少。

我紧张地咽口水，问：「你刚来多久？」

「正要敲门。」

「我打电话，你应该没听到吧？」

陈树犹豫了一下。

可能觉得说谎不好，这孩子，无比诚实回答我：「其实，听到了一点。」

我：.....

行了，别说了。

我现在就搬离这个地球。

11.

订婚仪式当天。

我从衣柜里翻出来许久不穿的裙子，好好打扮一番。

自从跟张建分手后，我就忘记了打扮，很长一段时间都浑浑噩噩。

太后说得对，不好的男人会让你忘记自己、自我怀疑。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当我收拾完毕，站在镜子前，我终于想起来了。

其实，我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

在和张建谈恋爱前，我也有很多人追。

陈树发来短信，说他到门口了。

我最后一遍整理好头发，打开门。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瞬间的心情。

就好像一门之隔，隔开了我的过去和未来。

陈树惊讶地看了我几眼，然后冲我笑。

他说很漂亮。

我说英雄所见略同。

我前所未有的轻松，跨过门槛，迈向有光的地方。

订婚仪式来了很多人，大都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大家趁着这个机会，来了次同学聚会。

我和闺蜜聊得正火热，身后突然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哟，这不是建哥前女友嘛！」

是张建大学时的舍友。

他声音不小，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大家都开始看我。

我不喜欢这个男生，从以前就讨厌。

我不理他，他似乎觉得很没面子，又说：「你可真是心大，我要是你，我就自己躲在家里，死也不来这。」

我觉得很好笑，问：「凭什么我要躲？」

「张建以前对你多好啊，你说分手就分手，心真狠！看看他如今事业有成，新欢比你年轻，我作为兄弟，替他谢谢你的不嫁之恩哈~」

「你胡说什么？！」闺蜜率先怒了。

「哎哎？怎么着？要打人是不是？」男生贱兮兮的。

我听得恼火，站起来，平视他。

「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如果真好奇，大可以问问你的建哥，他怎么有脸邀请我？」

我不想发火，只是冷冰冰地看着他。

「他和于佳，应该感谢我的退出，否则，也不会有今天。」

「你说什么呢……」男生还在嘀嘀咕咕。

本来在另一边跟自己校友说话的陈树，不知何时来到我们身边。

他忽然牵起我的手，护犊子一般，把我拽到身后。

他个子很高，从上往下看着那个男生，问：「你刚刚跟我女朋友说什么？」

他问得很平淡的，但语气听上去却是「老子马上砍死你」那种。

男生愣了：「你是……她男朋友？」

「对，你找她有什么事？」

「没、没什么……」

「我听到了，你对我女朋友出言不逊。」陈树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跟我女朋友道歉。」

「别了吧，兄弟，我那只是开玩笑……」

「我女朋友不觉得是玩笑，道歉！」

在他强大的压迫下，男生终于硬着头皮，飞快地说对不起。

我们这边的骚动，引发好多来宾的围观。

其中不乏大学同学。

也不知道张建是不是都给他们洗脑了。

陈树很会察言观色，他帮我整理一下刘海，故意说：「别生气，前男友劈腿，又不是你的错，以后我给你撑腰，不委屈了。」

我心脏跳得好快。

不知道是因为他身上好闻的皂香，还是那句温柔的「不委屈」。

仪式全程，陈树都牵着我的手。

就连闺蜜都在微信上质问我，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我也觉得，陈树太入戏，演得太逼真。

可我却不想叫停这出戏。

朋友轮番上去给张建于佳送祝福。

轮到我们的时候，陈树和我十指紧扣，走了上去。

张建和于佳脸色都变得有些尴尬。

他们不约而同看向我们相握的手。

「陈树，」于佳先开口，「没想到你这个高岭之花真谈恋爱了。」

「郁郁，」张建紧接着说，「看到你现在幸福我就放心了。」

「她很幸福，我也很幸福，谢谢惦记。」陈树抢在我前面回答。

张建神情很复杂，目光长久地落在我身上。

周围人都知道我是他的前女友，现场安静下来，大家屏住呼吸，静观其变。

于佳有些站不住了，偷偷用胳膊肘捣张建。

可张建还是看着我，似乎透过我，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

是的，我陪他走过那么多年。

他若有愧疚，并不奇怪。

只是，我已经不稀罕他的愧疚了。

我抬起头，坦荡一笑：「张建，于佳，我衷心地祝福你们——百年好合。」

12.

仪式结束后，我就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迹。

每天早出晚归，两点一线。

陈树时不时会在微信上找我聊天，但都是些很正常的问题，比如小区停没停水，什么时候来电之类的。

我们一直停在一个不远不近的范围，都没有向前迈一步。

闺蜜总是劝我把他收了，看起来他也有那个意思。

可年龄，是我心里的障碍。

随后，我去出了个长差，每天忙到飞起，跟陈树的聊天变少。

半个多月后，我才回来。

一回来，闺蜜就带着惊天大新闻来找我。

——张建和于佳分手了！

那场订婚仪式变成了笑话。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那样了还能分手？？

闺蜜：「听说订婚仪式后，于佳发现张建一直在外面撩骚别的小姑娘，你懂吧？就没有实质性的出轨举动，但语言上很暧昧，于佳跟他闹了好久，最后分手了。」

「那他们这个婚就不结了？？？」

「都这样了，还结个屁。」闺蜜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人者人恒三之！我还听说，他俩不仅婚结不成了，现在还闹大了。」

我问：「什么意思？」

「于佳去张建单位，揭发他跟公司新人搞暧昧，弄得张建在公司里外不是人，自己申请调去分部了。」

我叹为观止。

「张建也不甘示弱，在外头揭于佳的短，现在于佳公司上下都知道她当过小三了。」

这可太精彩了。

昨天还你侬我侬说要结婚的情侣，今天就扯着头皮谁也别想好。

渣男贱女的爱情太廉价了，连快餐都不如。

恨只恨，他们撕逼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没有为他们点首喜庆的BGM。

我本以为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万万没想到，有的人脸皮能比城墙还厚。

——张建又来找我了。

13.

那是一个下雨天。

我没有带伞，从公司出来后，急忙往地铁站跑。

路上有人叫住我，就是张建。

他脸色比头上这个天还阴，说想跟我聊聊。

我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和他没什么可聊的。

可那时候雨实在太大了，比祺贵人被打死那天还要大。

眼看距离地铁站还有一段距离，跑过去必然浑身湿透。

如果生病发烧，还要捅嗓子眼做核酸……

没办法，权衡之下，我去了就近的便利店里避雨。

张建顺势跟了过来。

他一改平时自信，在我面前低声下气。

「郁郁，以前是我不对，我思来想去，发现自己最爱的还是你。看在那么多年感情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

我差点吐了。

「你脑子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张建，你别跟我说话，我怕被你传染智障，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

「郁郁，你又说笑了。这段时间我打听了一下，你跟陈树好像不是真的谈恋爱？你看那小子年纪轻轻，没什么担当的样子，还是我更适合你……」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

我觉得太丢人了，便利店里的人都朝我们这儿看过来。

虽然外面雨势没有变小，但我重新权衡了一下。

在捅嗓子眼和被渣男纠缠间，我选择前者。

我跟张建说：「打住，请您闭嘴。」

然后拔腿朝外头跑去。

张建在后面叫我：「等等，郁郁！把伞拿走！」

拿个球！

我急忙想把他甩掉，冲进雨里。

可张建毕竟体力胜我一筹，很快就追了上来。

他把伞罩在我头上，硬要塞我怀里。

我不要，他就推过来，我退回去，他再推过来……

我彻底烦了，大声道：「你离我远点！」

这句话像是一个开关，话音刚落，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个人影，
旋风般扑上来，一拳将张建干倒在地。

我一抬头，就看到怒气冲冲的陈树。

14.

雨一直在下。

场面变得很混乱。

张建被揍了一拳，很生气，跟陈树两人扭打在一起。

一个吼着：「你他妈不要再纠缠她了！」

一个说：「你丫凭什么管我？你又不是她男朋友！」

到底是陈树年轻力壮，身高也有优势，张建慢慢落到下风。

但这时候，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还有人准备报警了。

我叫了半天陈树，他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不理不睬。

我有点害怕，必须要在警察来之前制止他！

「陈树！别打了！」

我冲上去，死死抱住他的腰，使出吃奶的力气。

陈树终于冷静下来。

他嘴角有擦伤，但张建伤得更重。

我赶紧去扶张建，帮他叫车送去最近的诊所，还帮他垫付了医药费。

忙完一大圈后，雨总算停了。

我从诊所出来，看到陈树站在门口，下颌线紧绷，倔强又清冷。

他帶了两把伞。

一把自己打着，另一把拿在手里，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走过去，说：「你也进去，让医生帮你处理一下嘴角。」

「我不用了。」他声音有些沙哑，顿了半天，问，「你是不是生气了？」

「对，」我承认，「你太冲动了，不管怎样都不能打人啊，那是暴力。」

「我看到他在纠缠你。」

「那也不是你打人的理由，陈树，你今天太不理智了。」

陈树：「我只是想保护你……」

「我不用你保护，我比你大，是个独立的人，我有自保的能力，刚才那种情况，我已经准备反击了。」

我强压心中不忍，假装不在意地提醒他：「如果刚才警察来了怎么办？陈树，我们只是假装过情侣，你大可不必为我做这些。」

陈树错愕了。

我没敢看他，转身离开。

我怕他像个被抛弃的大狗，可怜巴巴，激起我的怜悯。

到最后，我也没问出口，他多带的那把伞，是不是要给我。

15.

我心情很不好，去闺蜜家聊天喝酒，找她排解。

闺蜜说我批评陈树有些残忍，他刚出校园，少年心性，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理解。

而我只能苦笑。

我说：「就是因为他小，更不能这样，他名校学霸，根正苗红，前途大好，如果因为斗殴被警察拘留了，他的同学、同事和工作单位会怎么看他？」

闺蜜咋舌：「原来你想了这么多。」

「怎么能不想？」我再次苦笑。

每次看到陈树，仿佛都看到几年前的我自己，勇敢坚定，对未来充满向往。

我想要保护他那颗赤子之心。

就像保护多年前没被伤害过的自己。

「但我觉得，你应该直面自己的内心，」闺蜜说，「喜欢就上，不成功就拉倒，怕啥？」

我有些醉了，笑着问她：「上，是表达某种具体动作的动词吗？」

「不然呢？我会劝你细水长流？」

可以，不愧是你，闺蜜。

我在她家睡到了凌晨，睁眼时天蒙蒙亮。

我看了眼手机，陈树半夜给我发来微信。

三个字：对不起。

我突然有些心疼。

我立马爬起来，穿好衣服。

我想见他，跟他说没关系，谢谢你为我出头。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想先换个干净衣服，可一出电梯，就看到陈树的背影。

他独自坐在楼梯间里，低着头，脊背怃起，T恤映出肩胛骨隐约的形状。

「陈树。」我轻轻叫了一声。

他像是按了复活键的游戏人物，立刻抬起头，看我。

眼睛里带光。

他站起来，不等我再说话，抱住了我。

16.

陈树的怀抱很温暖。

他抱得很紧，丝毫不打算松手。

至此，我终于明白，我那些酸甜的纠结、遐想，好像是一场双向奔赴。

我没有推开他，等他抱够才松手。

「你去哪了？」他问。

「我去闺蜜家过了一夜，你……」我看到他还是昨天打架时的那件衣服，嘴角的淤青也还在。

我问：「你不会在这儿坐了一宿吧？」

「嗯。」他承认了，「你不回我消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就一直在这儿等你。」

「为什么等我？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问完这个问题，我心跳超快，忐忑地等待答案。

陈树像看傻子一样看我：「这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吗？」

「……」

「我表现得不够明显吗？」

「……」

虽然早就猜到了这个答案，但真的面对时，还是被巨大的惊喜冲击。

我努力平复心情：「你这是表白？」

「对。」

「但我不接受。」

「……啊？」

「你表白，都不肯说一句『我喜欢你』吗？」

我扭头，假装不理他，掏钥匙开门。

可陈树忽然从后面抱住我，嘴唇似乎就在我耳郭上方，低沉磁性的声音敲击在鼓膜上。

「我喜欢你，郁郁，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啊……」

然后，他就这么说了一整天：)

我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准备在家打一天的游戏。

陈树每隔五分钟就转过脸来，对我说：「我喜欢你。」

「好好好，我知道了。」

「我喜欢你。」

「嗯嗯嗯。」

「我喜欢你。」

……救命，为什么你打赢我了还要这么说！

那我到底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

后来的后来，就跟闺蜜猜得差不多。

正式确认恋爱关系后，陈树留在我这儿过夜了。

他一会儿叫我名字，一会儿叫我姐姐。

叫姐姐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唇角弯着，露出一一点牙尖，说不上来是乖还是坏。

但后来，我有点怕他这么叫了。

因为他每叫一声「姐姐」，我就得跟着叫：）

17.

我和陈树在一起后，开启了没羞没臊的快乐生活。

有一天他又在我这儿过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都没醒，却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声音。

陈树懒洋洋地问是谁。

因为他的出声，让门口的人停顿了一下。

陈树穿上衣服起来，大门正好被推开。

他与我家太后四目相对。

我忘记了，之前我出差的时候在太后那儿放了备用钥匙。

谁也没想到，从不擅自登门的太后，今早居然来「查寝」了！

太后惊得手里袋子掉到了地上。

「妈……」我心虚地叫了一声。

陈树倒是一点没有发现的尴尬，主动道：「阿姨您好，我是郁郁的男朋友。」

后来我妈把我赶了出去，单独跟陈树说话。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正等我再进屋时，我妈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

她说：「昨晚给郁郁电话也没接，我今早才过来的，不过我现在就准备回去了哈！带了点吃的，你们年轻人应该会喜欢！」

陈树比我积极：「谢谢阿姨！」

他倒是把我妈哄得开心。

我送太后下楼时，她郑重地跟我说：「郁郁，你这次就大胆地去谈，不要失去爱一个人的勇气，我帮你相过了，小陈人不错，妈妈永远支持你。」

从来喜欢怼我的太后，突然说了这么温情的话。

我有点想哭。

想当初我和前任在一起时，我妈百般不乐意，说他绝非良人。

周董唱得对，听妈妈的话。

18.

后来的后来，听说张建在分公司也待不下去，辞职了。

他把自己的霉运归结到于佳身上，两个人又大吵了一番，闹得很不好看，最终老死不相往来。

于佳单位的女老板早年被小三伤害过，果断把她辞退。

于佳失去了经济来源，据说，有同学看到她跟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挽手走在一起。

但这些，都与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我和陈树坐在小区门口的那家沙县小吃里，共用一部手机看《蜡笔小新》。

陈树突然说：「忘记跟你说了，你那条蜡笔小新内裤真的好幼稚。」

顿了一下，他又说：「那条蕾丝打底裤也是真的土。」

我暴打他狗头：「别提了！！我不要面子了吗？？」

「没事，你怎样我都喜欢。」

「话说，你到底为什么喜欢我啊？」

「我也不知道，」陈树眯眼回忆了一下，「大概就是那天，你给我的鸡腿味道刚刚好。」

怦然心动就是一瞬间的事，没有道理可言。

我其实也说不清，为什么对他心动。

与他的每一次相遇，都伴随着尴尬，但我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陈树夹起盘子里的鸡腿，放到我面前。

「这个鸡腿给你。」

他看着我的眼睛，目光虔诚——

「以后，扮演我一辈子的女朋友吧。」

（完）

 铁柱子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